

大家

从孩子的心灵起航

与夫人去济南起步区，临时把朋友的居所当作书房，潜心创作。

朋友姓郑，在新建的起航实验小学当校长，周日午后，陪我夫妇见一位刘姓家长。路不远，就在对面小区。没走几步，那伙在器械上大显身手的顽童，见着校长，纷纷立正，敬礼问好。那群在荫凉里娓娓喋喋的妇人，见着校长，齐围拢来寒暄。时值母亲节，一位浅笑盈盈的小女孩，为我夫人献上一朵康乃馨。朋友轻声嘱咐，“明天来校长室”——事后听说奖励了她一册名著。终于挥手告别，前面又是一排公寓，一伙顽童，一群妇人，类似的场面接二连三上演。途中，朋友不忘观观四面，瞥见儿童滑梯下一片废纸，走过去，弯腰捡起，扔进附近的垃圾箱，瞧见草坪间一只丢弃的酸奶瓶，又如法炮制。几位小学生奔过来，抢在校长前面清理垃圾，一位红颊乌睛的胖妞歪头对我炫耀“校长最勤快”。

我没听错，她赞扬校长的是“最勤快”刘女士家住七楼，搞实业，也玩字画，巧的是，业务新近拓展到京城，聊起来话题就更多。

门铃响，进来另一位家长，姓王，身后跟着她的两个儿子。大人品若叙话，兄弟俩里里外外转了一圈，走向客厅的书案，那上面有宣纸，有毛笔，有墨汁。“会使毛笔吗？”我来了兴致。“会。”弟弟抓起一支斗笔，摊开纸，蘸满墨，写了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，有板有眼，有模有样。

哥哥接着也写了一个“福”字，更饱满，更瓷实。朋友忍不住手痒，也下场写了一个“福”字。

师生三人福至心灵，兴致勃勃地接力挥毫，这场面让我浮想联翩，想得最多的不是他们多惬意，多释放，而是这种拳不离手，见缝插针，这种教学相长，融洽无间。

人间万事，常常是缘结缘，缘缘缘。朋友早先任职山东省实验小学，那是吾师季羨林的母校，因了这层关系，我俩走近，交流仅限于文学。今天，忽然对他的教职产生了好奇，趁他们仨写字，我问刘女士：

“这儿属济南远郊，起航小学刚刚起步，你怎么会看上它的？”

“我有三个孩子，”刘女士解释，“去年由潍坊搬来济南，安家先安心，首先考虑孩子入学，经人介绍来到这里，一眼就看上了，硬件，软件，绝对一流。”

“硬件好坏，一眼可以看出。软件，你怎么判断？”

“也是只要看一眼。起航的孩子一打照面，个个阳光，开朗，活泼。”

王女士同感：“我和先生从城里调到起步区，孩子留在市内名校，条件好，诱惑也多，总觉得放心不下。起航的学生高度自律，能够自己管理自己，我们就把孩子转来了。”

“孩子本人的感受呢？”

“以老大为例，”王女士说，“从前谈起学校，常说喜欢某某老师，不喜欢某某老师，对喜欢的老师的课，聚精会神，津津有味；对不喜欢的老师的课，无精打采，爱听不听，进了起航，反映老师超级优秀，他喜欢每一个老师。”

月初，北大126周年校庆，我连续返校四次，路途多了，腿脚酸疼，改日晚间，朋友请来一位按摩师。

他的孩子也随了来，在旁边做作业。

治疗完毕，我与父子俩闲聊。

问爸爸：“作为医师，你认为起航小学好在哪里？”

“中午必须卧床休息，每天安排一节体育活动，正课之外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社团，符合儿童成长的需要。”

问孩子：“你喜欢什么运动？”

“跑步，武术，八段锦。”

“能给我表演一下八段锦吗？”

“行。”孩子原地站立，摆开架势，举手投足，显出沉着稳重的大气，当仁不让的英气。

“你参加了哪些社团？”

“萨克斯，沙画。”

“在沙子上画吗？”

“是。”孩子跟父亲要过手机，打开，找出一段视频，那是央视现场直播，有他的特写，画的是黄河龙。

是沙画形式新颖？是他的黄河龙画得

出色？是央视节目组多情？——当然都有。归根结底，是“起航”一飞冲天，名声在外。

眼睛是用来视物的，至近却是盲区，仰不能观额头，俯不能察鼻尖，“起航”就是我跟眼前的盲区。

不行，此番得认真了解一下。

又一日傍晚，我没有通知朋友，径直与夫人来到学校门口。

学生竟然认出我——对了，两年前，应朋友之请，给学校题过词；一年前，从聊城回济南，在此作短暂逗留——恰好高班散学，老远听到走在前面的学生议论：

“那是卡爷爷吧。”

“真的是啊！”

随即有数人跑过来，拿出练习簿或白纸，请我签名。

朋友快步走来（每天上学、散学，他都在校门口迎送），说：“正要请您来学校看看，顺便给老师们讲讲写作。”

“写作是小道，以后再说，今天倒是想找几位老师请教请教，我觉得育人才是大手笔。”

朋友带我巡视一遍校园，印象深刻的还是“尽美广场”，矗立着革命先驱王尽美的铜像。随后领我上办公楼。瞅着哪位老师有空儿，就找哪位聊。

果然如入宝山，收获满筐满筒的鲜活素材：

二年级转来一个女孩，上课出奇安静，课间不吵不闹，就是完不成作业，考试，近乎交白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师“望闻问切”，查出症结在视力障碍，看不清黑板上的字。八岁了，家长居然没发现，一年级的老师也没发现，疏忽，在于从来没人往深处想一想——这不正是教育要解决的弊端吗。学校联系家长，积极送医，治疗尚算及时，视力得到矫正，一个学生的命运就此豁然改观。

学校没有止步，受此启迪，创办了“爱眼吧”，每月给学生检查一次视力。这在全中国小学属于首创，执行以来，学生近视率减少了十多个百分点。

也是二年级转来的一个男孩，上课总是低着头，从不主动回答问题，偶然被提

问，明明答得出，声音却细若蚊子哼，而且支支吾吾，吞吞吐吐。说他胆小吧，课堂上有时又无故大笑，做广播操，动作大得出格，形如搞怪。同学都与之疏远。男孩情绪低落，郁郁寡欢。老师找他谈心，他说：“在老学校没人跟我玩，到了新学校还是没人跟我玩，我寂寞，我苦闷。”原来，男孩内向，孤僻，不善与人沟通。他的“大笑”“搞怪”，只是为了引人关注，结果适得其反，愈加戡戡自立。

问题找出，解决也就水到渠成——我恍惚那男孩就是我，曾经的我，儿时的我，也是内向而孤僻；又恍惚那老师也是我，如今的我，老来的我，竭诚通过文字输送光与热。

学校开运动会，讲究全员参加。你说这怎么可能？完全可能。学校特设了一些趣味项目，在比速度、比力量、比技巧之外，还要比知识、比智慧、比应变，赋予每一个孩子“表现权”。班级搞文娱活动，也是全员参加。有人不擅长表演怎么办？有办法，量身定做，专门为他设置某种角色，让他演起来照样得心应手，胜任愉快。

学校是小课堂，天地是大课堂。每个班级都分到一块小责任田，供孩子们导演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塑造万古乾坤周流不息的生命担当。燕子在篮球馆穹顶垒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巢，作文就以“燕子与起航”为题，把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融为一体，谱写天人合一的华章。操场移来一棵成年梧桐树，与左前方的黄河凤凰大桥遥相呼应，谚语说“栽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”，学校借势创办了“梧桐树文学社”，出版“梧桐树”校刊。六一儿童节，举办“星空节”，熔艺术、科技，狂欢于一炉，既邀全体家长参加，也邀天上的月亮和星辰列席。

是晚，偕夫人在小学操场漫步。夜幕里，灯光下，那棵高大爽朗的梧桐，青翠挺拔，如虹如染，如印如画——想象月宫里的桂树，就是这模样吧。夫人举起手机，仰角拍摄了几幅，回到住所仔细欣赏，树梢之上，赫然闪烁着北斗七星。

后窗

磨刀师傅

张鸿志

2004年初冬，我随团去欧洲旅行。到达荷兰游览两日后乘大巴驶向德国，在路上，听来自香港的导游艾伦介绍，德国厨房刀具质量非常好，于是在德国花了50欧元买了一把“双立人”刀。带回家后，这把刀就像久经沙场的“战戟”，欲刺切割，无坚不摧。近段时间来感觉这个“老将”有些“钝”了，想起了《庖丁解牛》中庖丁所言“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”我当然没有庖丁那“游刃有余”的功夫，但也畅快淋漓地使用了19年了。姑且不论“良庖”与“族庖”之别，眼下先解决磨刀问题吧，几经打听，几番周折，才找到磨刀师傅。

磨刀的孙师傅骑着电动三轮车如约而至。孙师傅79岁，身手利落，15年前跟随孩子从老家日照定居滨州。他干活儿十分精到，严格规程，先用砂轮打磨，再用粗磨石打磨，之后换细磨石细磨，最后是挡布挡刀，就像理发师刮胡须前挡几下刀一样，前后得花费一个多小时才完工。然后，他展

示给我看，并解释说 he 磨得是锐角，这才锋利无比啊。近观明晃晃地寒气逼人，真是有些怕人。就在这时，孙师傅突发惊人之举，拿起刀劈向后脑勺，吓得我是惊恐不已。原来他是在后脑勺部位削发为证，证明刀之锋利。我定神一看，他后脑部位削得一块块，我甚是纳闷：磨刀师傅咋就玩了一把“鬼剃头”呢？他见我惊魂未定的样子，就揪下一根头发，放在刀刃上用力猛地一吹，头发瞬间变为两段。这让我想起《水浒传》中杨志卖刀的故事情节，更是佩服孙师傅的手艺，他脸上堆满了得意的笑容。

结算时大刀收费5元，小刀收费4元，我付给他10元。落座后沏茶递烟，聊起了磨刀行业为何萎缩殆尽？他感慨地说：“一是收入低，磨一把刀才三五块；二是南方生产的小型电动磨刀机进入家庭，现已基本普及使用。虽不如我磨得刀锋利，但方便得很啊；三是饭店为降低成本都配备磨刀机，自己干了。再一个，现在买把刀也值不了几个钱，用个三五年刀刃卷了，就当作破铜

烂铁处理掉了，几乎没有磨刀必要。你说说看，哪有我们磨刀人的饭碗啊！据我所知，滨州市面上磨刀的不过三五人。”聊到他的家庭情况，他说有五个孩子，有的搞装修，有的跑运输，有的当厨师，就是没有磨刀的，磨刀手艺失传了。好在老伴儿和女儿在家门口开了个百货商铺，补贴家用，几个孩子都干得不错，经济上比较宽裕，也都挺孝顺的。所以，并不指望磨刀谋生，可老觉得丢失了磨刀手艺太可惜了。我接着问他这些年一直磨刀吗？他似乎陷入了对往日的沉思：“年轻时干过木匠，干过铁匠，现在手工木匠铁匠都以机械化和数字化技术替代了，这磨刀行当也是如此啊。”我开玩笑说：“你真厉害，一辈子干垮了三个行当！”孙师傅爽朗地说：“谁也不怨，这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啊！”说罢，他收拾好工具，骑上车子就走，还唱起了《红灯记》中的唱段：磨刀人叮住红灯注意着，又对我扬起左手要找话探……

望着磨刀师傅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想

起了孩提时代。在我住的大院里经常看到一老汉儿扛着长条凳，两头挂满了磨刀工具，用尖锐且高亢的声音喊着“磨剪刀喽，抢菜刀”，吆喝声颇有节奏感，抑扬顿挫声断气连，介乎说与唱之间，韵味十足，而且极具穿透力，逗得一帮孩子们跟在后面亦步亦“喊”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回想起来这吆喝声还是那么亲切。

我想，磨刀这个行当对我来说，就像曾蹚过的一条河，磨刀人就是我人生中的过客，可作为生活阅历中的一页留存在心，却没必要因为某个行当的衰落而有些许惋惜。这又让我回想当年在德国买这把刀时，还与导游艾伦聊起海外华侨多是靠“三把刀”闯荡世界的，即切菜刀，理发刀，裁缝刀。华人凭着勤劳智慧，吃苦耐劳，靠这三把刀在世界各地生根，并且枝繁叶茂。尤其是华人餐馆几广受欢迎，即菜刀最红火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裁缝刀这个行当没落了。历史的发展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，不然，哪有色彩斑斓欣欣向荣的今天呢？

跋履

雪野湖情思

王 莉

这一天，我见到了她最深情的模样。

那是怎样的一种深邃啊！幽蓝的湖水深不见底，水面上跳跃的光亮如万千精灵舞蹈在万千面碎小的镜子上，又如无数星光坠入深渊，安静，灵动，却又无尽温柔。远处，山水相衔，群山亦温柔地揽这水于怀，轻拍轻抚；这湖水似躺在母亲的摇篮里，轻轻摇曳，或闭目沉静，或凝目深沉，亦醉亦痴，周围的万千世界都在她的恬淡里远去。你凝神细听，似有一个极轻柔的声音在你心头跳跃，于是，你亦目醉，亦神迷，天地万物，于你只是一种包裹，一种不见自己的相融。

唤醒自己的是身边的风，凉的，是中秋的凉。风有些大，吹得衣衫，发丝胡乱飞舞。这样的飞舞让人畅快，似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从三百六十五日的拘囿里挣脱出来，它是笑着的，跳着的，是尽情欢呼的。呵！这风是多么自由，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穿越万千山水而来，它走过平原飞过高原越过山地，又跨过森林掠过沙漠驰过草原，没有谁能让它止步。看它，吹动着湖水，挑逗着涟漪，勾引着岸边的湖水一波又一波地喧哗舞蹈，那种急切是手拍堤岸的商讨，是放纵自己的撒娇，是自由灵魂的舞蹈。人若如风，该是怎样的恣意！

风是凉的亦是干净的，干净得天地之间都是透明的。湖水幽蓝衬得天空格外透明，那雪一样的白云纯净得不染纤尘，在这蓝白之间，还有山上的苍翠点缀，还有岸边绿柳的装扮，漫步其中，心是纯净的，人也是纯净的。该怎样形容这种快乐啊！我们只是惊叹，惊叹这山，惊叹这水，惊叹这碧水蓝天！惊叹这世界越是简单越是纯粹越是让人爱让人敬慕。遥想伯牙子期，人生何其有幸，能有高山流水这样的相遇相知；但又伤叹，伯牙子期相遇相知，却不能长相守。

来雪野湖并不是第一次，初春寒风雨峭时，初夏芳草连天时，中秋凉风起时。每一次，都看到了她不同的模样。曾凝视过湖畔烟笼绿柳水面冷寒的静寂，曾端坐在柔枝披拂下面静看湖水涟漪微兴，都不曾让我心醉神迷，以致今夏东平湖归来，憾雪野湖不能与东平湖的烟波浩渺相媲美，惜不能有八百里水泊的壮阔，更愧其没有东平湖那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。但是，今天当我携好友前来时，她却以清透、纯粹、深邃、深情对我，让我看到了她的别样之美。雪野湖就是雪野湖，她不需要像谁来提升自己，她就是她。她有冬天的大雪，曾是妻子眼中“好个群山拥雪野”的美丽传说；她有夏天的滂沱大雨，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磅礴之势；她是鸟类栖息的天堂，一百八十八种鸟类选择的家；她是百变能手，护佑着莱芜人民的生活和安宁；她深藏近两亿立方米的水，让莱芜人民以她的富藏而心安而快乐。这一切，我似乎比往日更懂得了一水——“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是的，雪野湖亦是如此，不争不媚，善仁，善能，善时。岸边的湖水拍打着堤岸，大声喧哗，但这喧哗之声却让人心安神静。